

歷史與空間

司馬家族傳家寶

張愛玲

古往今來，《資治通鑑》乃中國官場必修課，被視為「治國理政」範本；「司馬光砸缸」的美談更是廣為傳誦，被稱作神童楷模。近讀《鄭州晚報》，有篇通訊說，登封市第三初中一名叫杜潤熙的13歲女生，熟讀12卷文白對照版《資治通鑑》。記者問其讀書心得，她說：「《資治通鑑》讓我對中國歷史了解得更清晰更透徹了，讀史讓我開心，可以長知識、懂事理，影響一個人的性格，讓人變得更有志向！」

我為這種經典傳承而高興，它折射的不正是我們大呼嚮往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麼？這讓我再次想起一位先哲——北宋傑出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司馬光來。司馬光從小知書達理，七歲時能背誦《左氏春秋》。他一生為人正派，官至宰相而廉潔奉公，其著作《資治通鑑》影響了中國一千年，今後還將繼續閃光。

我去過洛陽諸葛鎮司馬村的司馬光故居獨樂園。司馬光隱居洛陽15年，謝絕一切社交，一心埋頭著述，所以獨樂園名氣不大。獨樂園瀕臨名刹洪恩寺，曾有400餘高僧雲集於此，當然也沾了司馬光的光。可惜滄海桑田，至明末獨樂園逐漸荒蕪廢棄，而洪恩寺卻始終擔當起守護司馬故居的重任。司馬光能做出巨大貢獻，與其家族的優良傳統密不可分。有其示範，夫人張氏也溫淑賢良、相夫教子，兒子司馬康、孫子司馬樸也有乃父之風，所以獨樂園被頌為「好人好園好家風」。

司馬光的成功和司馬家族的繁盛，關鍵就是靠「詩禮傳家、家教嚴正」的好家風。司馬光祖籍涇州（今山西夏縣），這個家族可不簡單！其先祖司馬孚乃西晉皇族安平獻王、司馬陽曾是北魏征東大將軍。司馬光祖父司馬炫當過陝西富平縣令，勤勉為民，政聲顯赫。乃父司馬池乃北宋名臣，在河南光山縣令任內政績突出、屢獲嘉獎，後升任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官居四品）。1019年司馬光就在光山出生。

司馬光童年也很調皮，某年秋天因為一樁芝麻小事，六歲的司馬光說了句瞎話，恰好被父親司馬池碰見，便大聲訓斥他：「小子何出謊語（撒謊）！」旋即語重心長教導兒子做人務必誠信厚道之理。此事對司馬光觸動很大，從此遵循父訓畢生求真務實不講假話，終成一代人傑。

後來司馬光一家隨司馬池遷汴京、洛陽、潼

關、寶雞到達四川廣元，出任利州轉運使。一路司馬池對兒子言傳身教「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道理，司馬光銘記於心。其博學強記，富於愛心也深得乃父垂愛，還被司馬池的官場摯友賞識。尚書張存將女兒許配給了司馬光，前副丞相龐籍把司馬光當成義子培育。

宋仁宗寶元元年，19歲的司馬光中進士，出任華州（今陝西華縣）判官，父親此時正任陝西同州（大荔）知州，不久又改任杭州知州。為方便侍奉雙親，司馬光捨棄陞遷機會，請求去杭州附近的平江軍（今蘇州）做一名判官。時北宋與西夏交戰，朝廷要各地派鄉兵增援，司馬光代父寫《論兩浙不宜添鄉兵狀》，說這會增加農民負擔，不利「安定」大局，青年司馬光的社會責任感與愛民意識由此可見。

父母過世後，司馬光回夏縣老家守孝五年，其間不忘接觸民眾、訪貧問苦，寫下《十哲論》、《四豪論》、《賈生論》等優秀時評。宋英宗時，48歲的司馬光出任龍圖閣直學士，奉詔編歷代君臣事跡，開始籌劃《資治通鑑》。宋神宗年間王安石變法，司馬光竭力反對。同年辭翰林學士，以端明殿大學士判西京（洛陽）留台，從此一心編纂《資治通鑑》，他夙興夜寐披心瀝血，畢十五載之功終成巨著。1085年，67歲的司馬光任資政殿大學士，同年升任尚書左僕射（宰相），終因積勞成疾，是年九月病逝。十月，國子監奉敕將《資治通鑑》刻印成書。

除《資治通鑑》外，司馬光還著有《通鑑舉要歷》、《本朝百官公卿表》和《翰林詩草》、《注古文學經》、《易說》、《注太玄經》、《遊山行記》、《續詩治》、《醫問》、《涑水記聞》、《類篇》、《司馬文正公集》等等，堪稱史學大家、文哲全才，與孔子、孟子一起獲譽「儒家三聖」。

司馬光不啻自身勤勉為政、功績卓越，獲得「風節彌高，蓋似孟子」的讚譽，也與上輩一樣嚴格要求兒孫誠信做人為國盡忠。他給兒子寫訓書《訓儉示康》曰：「眾人皆以奢靡為榮，吾心獨以儉素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為病。」其子司馬康、孫子司馬樸均自覺繼承先輩傳統，為人處世被人敬仰。

想到這些，我得出四點感悟：其一，司馬光作為「官二代」、「官三代」，而絕無一點紈袴做派，官拜宰相卻牢記祖訓，終其一生清白



司馬光的著作《資治通鑑》影響了中國一千年，今後還將繼續閃光。

傳家，令人扼腕動容、高山仰止，足見家風傳承何等重要，也令當今某些「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們自慚形穢。第二，司馬池官職不算很高，卻負重致遠，同僚對其子也青眼有加，連尚書、宰相都主動與之親近，可見他們並無攀龍附鳳之意，卻有愛惜人才之心；第三，司馬光生活簡樸，「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有帛」，臨終時寓所居於「床簀蕭然」，枕邊僅有《役書》一卷。他堅守道德底線、忠於家庭，夫人張氏偷偷給他餵個姜，他卻嚴詞將該女趕出寓所，足見道德操守何等高尚磊落，又與當今某些貪官的奢靡淫亂有天壤之別！第四，司馬光與王安石同朝為官，且都文采過人、政績彰顯，但對王的「政改」不予苟同甚至針鋒相對，而這種分歧卻並不影響他們的人格，更未相互攻擊污蔑，這又與當今一些官僚熱衷「窩裡鬥」相差遠矣！

司馬家族的光輝榜樣，很好地詮釋「忠厚傳家久，詩書濟世長」的道理。正像歌曲所唱「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好的家風是傳家寶，它不只屬於一個家庭，也屬於國家的。誠如習近平總書記2016年1月12日在中央紀委全會上強調：「領導幹部要把家風建設擺在重要位置，廉潔修身、廉潔齊家，在管好自己、同時，嚴格要求配偶、子女和身邊工作人員。」好的家風溫暖人心、演繹文明、傳播正能量，是全社會的典範。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家風好才能家道興旺、幸福美滿；家風壞，必將殃及子孫、貽害社會。

如今天下父母無不期盼「望子成龍」「望女成鳳」，卻忽略了家風。家風好，艷陽天；家風壞，腐敗現。近年查處的大量腐敗案有着「驚人的相似之處」，多數案犯涉及到「家族腐敗」。父子兵、夫妻檔、兄弟幫屢見不鮮，甚至全家齊上手，變公權力為「私人訂製」的利器，大發不義之財。蘇榮一人當官全家撈錢，其妻兒等十餘名親屬全部涉案；劉鐵男之子劉德成仗仗其父權力貪贓枉法，20來歲就坐擁千萬財富；周本順對配偶子女放任縱容，全家身敗名裂……今天重溫司馬光家族好家風，照照鏡子、意義重大啊！

字裡行間

黃仲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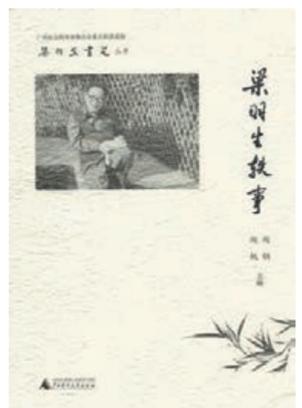
「臭棋」兩大家

一九八四年，新加坡。梁羽生在一講講座上，終結他對武俠小說的看法：

「有一首詩：『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中略）金庸與梁羽生有過一個時代，現在可能過去了，現在我們都封筆了。後來的事情很難講，要看他個人的功力，還要看社會的情況。」

不錯，金庸的武俠小說能否傳世，梁羽生說要看「個人功力」、「社會的情況」，確是至理，兩者相輔相成的；但沒有「功力」，雖有「社會情況」，也不可能永久流傳；即是「個人才具」佔第一位。生時鬱鬱，寂寂無聞，幾經歷史變遷，作品被發掘出來，往往重新獲得肯定。

金庸作品不用作者死後，已大發光芒，形成了所謂「金學」，有論者更篤定可以流傳下去；有者更謂比《水滸傳》更好看。這些評價，梁羽生的作品可沒這麼「輝煌」。不過姑勿論如何，梁羽生是所謂新派武俠小說的祖師爺，在小說史上，當可佔一席。



此書極具史料價值，可供研究者參考。 作者提供

梁羽生和金庸有一點共同之處是，兩人都愛下圍棋。上世紀五十年代，聶紺弩任《文匯報》副總編輯，每天要寫社評，亦嗜棋。據金庸說，三人棋力差不多，每殺個天昏地暗，有輸有贏。不過，金庸發達了，常請名家指點，這包括陳祖德、聶衛平、王立誠、林海峰、吳清源等；一番浸淫，梁羽生自然不是對手。但金庸仍認是「臭棋」；那麼，梁羽生是「臭中之棋」了。然而下象棋，金庸相信不是梁羽生的對手。梁羽生曾以陳魯的筆名，在報上評述、分析名家象棋棋局，筆下精闢，據云棋力卻一般，既是一般，敗陣的金庸，應是更平凡了。都是「臭棋」。

武俠小說在當今之世，金庸稱第二，應沒人敢稱第一。梁羽生只認「開風氣之先」，也不敢說勝過金庸。梁羽生死後，金庸撰《敬憶梁羽生兄》，曾引梁羽生之言說：「他（指梁）一直都耿耿於懷：『明明金庸是我後輩，但他名氣大過我，所有批評也都認為他的作品好過我。』」梁羽生是否有「耿耿於懷」，那就不得而知了。金庸寫了出來，終覺不厚道；輓聯自署「自愧不如」，始終令人看了不舒服。

近讀一書：《梁羽生軼事》（陶綱、陶桃主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零一六年）。上述所言便據自此書。不過，這書名卻可斟酌。所謂「軼事」，指散佚、史書不記之事。這書分三輯，第一輯「俠影軼事波瀾現」，收錄梁羽生親人、同學、鄉親、好友所撰回憶文字。第二輯「舊夢依稀記不真」，收錄了梁羽生所撰文章。第三輯「講武論俠」記錄梁羽生的演說講詞。所以，嚴格來說，只第一輯可稱「軼事」，餘俱不是。

不過，有關梁羽生的書實在太少，此書極具史料價值，可供研究者參考。

粵語講呢啲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唔怕生壞命，至怕『叫錯名』」之一



房東星：我「房東星」說，不怕「生壞命」，至怕「叫錯名」！  
房南星：我「房南星」話，不怕「生壞命」，至怕「三寸釘」！  
房西星：我「房西星」話，不怕「生壞命」，至怕「得人驚」！  
房北星：我「房北星」話，不怕「生壞命」，至怕「搞出人命」！  
房中星：休想在我「房中星」面前扯這些「爛笑話」！

插圖中「房中星」所提到的「gag」在非正式英語中指笑話，也稱「冷笑話」。「冷笑話」其實是幽默的一種，且很多時在搞氣氛上擔當着重要角色。若然要求不高，人們在聽到「冷笑話」時大多會會心微笑，達到了「得啱笑（博得一笑）」的效果。「爛gag」就是「爛笑話」，即一個不能達到好笑目的的笑話，亦即差勁的笑話，插圖中「房東星」、「房南星」、「房西星」、「房北星」四人所說的便屬此類，雖則既通順又「押韻」，但前半部與後半部拉不上半點關係。話說回來，某主持人在一個記實的旅遊電視特輯中，偶爾引進了幾個「gag」，沒想到觀眾及網民的反應相當澎湃，於是在新一輯「再斬四兩」。由於上次是「不期而會」，今次卻是製作組「刻意赴會」，效果明顯略遜。

插圖中「房東星」的一句「唔怕生壞命，至怕『叫錯名』」，明顯是在玩「食字」，即以諧音字改動原語句（多為成語或諺語），以收戲謔之效。這裡的原句是：

唔怕生壞命，至怕改壞名。

中國人一般相信，「生壞命」是先天問題，但可後天補救（行善積德）；「改壞名」（起錯名）則自招不順，與人無尤。事實不相離，筆者近年患上「文字工作者的末期

職業病」，是故凡事敏感，每多挑剔，致使不時發掘出一些「鮮有留意」甚或「不為人知」的事物。從今期起，一連三期，筆者會向讀者展示一些周遭「叫錯名」的素材。首兩期的「叫錯名」乃由「翻譯（translation）」錯誤所致。

個案1：為何尖沙咀的「梳利士巴利道」要更名為「梳士巴利道」呢？



【網上圖片】

於上世紀九十年代，「梳利士巴利道」（Salisbury Road）更名為「梳士巴利道」。原來這不是首次，從以上一張上世紀四十年代的照片，讀者可見命名與其後更改的只有一字之差，所用的「疎」字其實是「疏」的古字，可能由於此字冷僻而後來被較熟悉的「梳」字所取代。至於當局為何刪去當中的「利」字，是因為「Salisbury」中的「l」讀時不發聲（「u」也是）。說也奇怪，當時香港由英國管治，相關部門理應不會犯上這種低級錯誤罷！話說回來，該照片中的街道牌上的英文部分被塗黑；事緣香港於淪陷期間，俗稱「三年零八個月」（25/12/1941-15/8/1945），日方全面禁用英文。

其實「改」與「不改」均有其理據。「不改」是因為人們已接受及習慣了這個所謂錯誤的譯名，一旦改了會造成一定程度上的不便；「改」則展現政府開明的一面。不過像目前的只「改部分」就最要不得，一改變便要循此線索把「它們」連根拔起才是啊！

- 1 「名」的口語讀音是「meng2」。
- 2 「三寸釘」是對矮子的諷稱；「釘」的口語讀音是「deng1」。
- 3 「得人驚」意為真嚇人；「驚」的口語讀音是「geng1」。
- 4 「搞出人命」指在某種原因下再至有人身亡，現也指在未婚狀況下男方弄至女方懷孕。
- 5 「押韻」，猶「壓韻」，指某些句子的末字用上相近字或同韻母使與前部或上句音調和諧。
- 6 「斬四兩」指到燒臘店買燒味加餐。因預計原先買的分量不能滿足各人腹之慾，於是着燒味師傅「再斬四兩」（多買四兩），一如意猶未盡，再行添食，故「再斬四兩」也作「添食」。借指某事情辦完後因效果不錯而再做一次。

【專欄簡體版】https://leoleung2016.wordpress.com/

絲路詩絮



春光雖臻無菊事，自有百花迷衆生。送友日精寄思念，化為仙子隨君行。菊花送友難解意，愁悶非因秋意擁。星辰壽客遙相對，神送祝福予伊卿。

豆棚閒話

作客《語文報》

羅大佳

知道《語文報》，緣於上世紀80年代初期，那時候還在初中的我，知道這份報紙辦得不錯，報紙開設的《新千字文》、《當代新詩百家》、《發表園地》、《作家的中學時代》、《科學小品》等欄目在師生中很受歡迎。那時候我想，如果有一天能在《語文報》發表文章，多好！開始業餘創作後卻一直沒給它投過稿，因為我覺得《語文報》殿堂神聖，質量太高，不敢輕易投稿。

結緣《語文報》，緣於今年3月郵了幾篇稿件，很快得到了錄用通知，不久發表出來了，其中隨筆《拾稻穗的歲月》刊登在頭版頭條，配了一幅插圖，插畫不錯，有那個年代的氛圍。於是我想，有機會一定去看看我少年時代就喜愛的語文報社，去拜訪那位編輯我文章的責任編輯。

說來也巧，6月21日，由中國圖書館學會主辦的「中國高職圖書館發展論壇2017會議」剛巧在山西太原召開。經單位領導批准，前去參會。想到《語文報》在太原，下了飛機，來到太原，住進會議安排的君宸大酒店，立即給責任編輯崔俊虎先生去了電話。崔先生接到電話也很高興，說他下班後即來看我，請我一起吃個晚飯，好好聊聊。我說，還是我來看你吧，今天是會議報到，反正閒着也是閒着。出租車在太原市和平南路45號門前停下，一座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建造的灰色大樓上，「語文報社」四個大字耀眼醒目，樓下除了「語文報社有限公司」吊牌外，還有一塊「太原康大教育培訓學校」吊牌。不大的接待廳旁邊，有藥店，有銀行，有雜貨

店。給崔先生打去電話，問他在幾樓幾號房間，崔先生要我在大廳等他，馬上下來接我。我說，告訴幾樓幾號我上來不就行了嗎？崔先生說你那麼遠的來，還是讓我下來接你吧。一句話，道出了太原人的質樸和熱情。

崔俊虎先生皮膚黧黑，中等個兒，一臉帥氣，語氣和眼神裡透露出一股不可抗拒的熱情勁兒。我以為他30歲，他說已經36歲了，本地人，山西師範大學畢業後就到語文報社工作，已經10多年了。他將我領上6樓。中間是走廊，兩邊是大玻璃隔斷的辦公區，放眼望去，到處是一摞摞整齊碼放的書刊，編輯們在各自的電腦桌前專注工作，傢具電腦款式陳舊。走廊牆壁上，掛着1984年4月時任團中央書記處書記李克強為給語文報社的百期賀信和參加語文報社活動時的照片，以及2004年8月時任政治局常委李長春視察語文報社時的照片。崔先生的辦公室在6樓向東左邊最內一間，約80平方米，編輯、主編均在裡面辦公。崔先生一一為我作了介紹，請我在主編辦公桌旁邊的一組舊沙發坐下，為我泡了杯茶水。一位短髮圓臉的中年人走了進來，崔先生介紹這是主編牛天德，牛主編客氣地和我招呼之後要崔先生陪我忙工作去了。

崔先生話雖不多，但很誠懇。我們從山西的名勝古蹟聊到《語文報》，崔先生介紹了《語文報》創辦40年來走過的歷程，從版式版面的設計談到對稿件質量的要求，順便也談到了對我那幾篇稿件的安排和處理，最後就如何寫出學生喜歡的作品從編輯的角度談了看法。和崔先生交流，我彷彿又回到了學生時代，又看到了我讀書時的語文老師，儘管崔先生年齡比我小許多……時間不知不覺過了一個多小時，已到下午五點了。和牛主編、崔先生合影後，我準備告辭離去。崔先生說，吃了晚飯再走吧，你大老遠的來，沒請你吃飯心裡過意不去。我說，真的不用了，會議有安排，何必浪費那個錢呢？崔先生又說，那你後天開完會我陪你去看看平遙古城，那天是周末，有空，平遙古城也不遠，坐動車半個小時就到了。我說，謝謝你的好意，心意領了，單位還有好多事情等着我回去處理呢。見我去意已決，崔先生從辦公桌上拿出一盒「雁門清高苦蕎茶」給我，說當地的特產，一點心意。已經拒絕了他那麼多，這次只好從命了。

離開《語文報》編輯部辦公室的時候，牛主編和我握手道別，幾位年輕的編輯抬起頭，用微笑的目光和我再見，那目光暖暖的，充滿編者和作者之間的默契和溫馨。而崔先生則把我送下樓來，送到大門，一直送上出租車。山西是革命老區，也是大文豪關漢卿、趙樹理、馬烽的故鄉。《語文報》在簡樸的辦公條件下，在激烈的報刊競爭中，辦出了被讀者譽為「中華語文第一報」的老品牌教輔報紙，成為中國語文學會會報和中國媒體界第一件馳名商標，期發行達500萬份，這和它有一支優秀的團隊是分不開的。而這支優秀團隊無論編輯水平、敬業精神和待人接物都堪稱一流。都說編輯是作者的老爺，而從語文報社，我卻感到報社是作者的娘家，編輯是作者的親人。